

多洛米蒂： 苍白山脉的梦幻之旅

有个美丽的传说：年轻的王子娶了月亮国王的女儿——少女因为四周的山脉黑暗阴沉，变得郁郁寡欢，于是王子与精灵做了一笔交易，承诺在王国的森林和山脉中为精灵后代提供永久庇护，精灵则纺出月光，一夜之间覆盖了整个王国。

这个传说中的王国就是如今的多洛米蒂山区，多年来被称作“苍白山脉”，是阿尔卑斯山延伸到意大利东北部而呈现出的独特地质景观。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总面积14.2万公顷的多洛米蒂山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评价是“独特的美学、风景、地质和地貌价值，塑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美丽非凡的景观”。

本期专题，就让我们跟随旅行者的脚步，探索这片被月光覆盖的苍白山脉。

策划 | 李玉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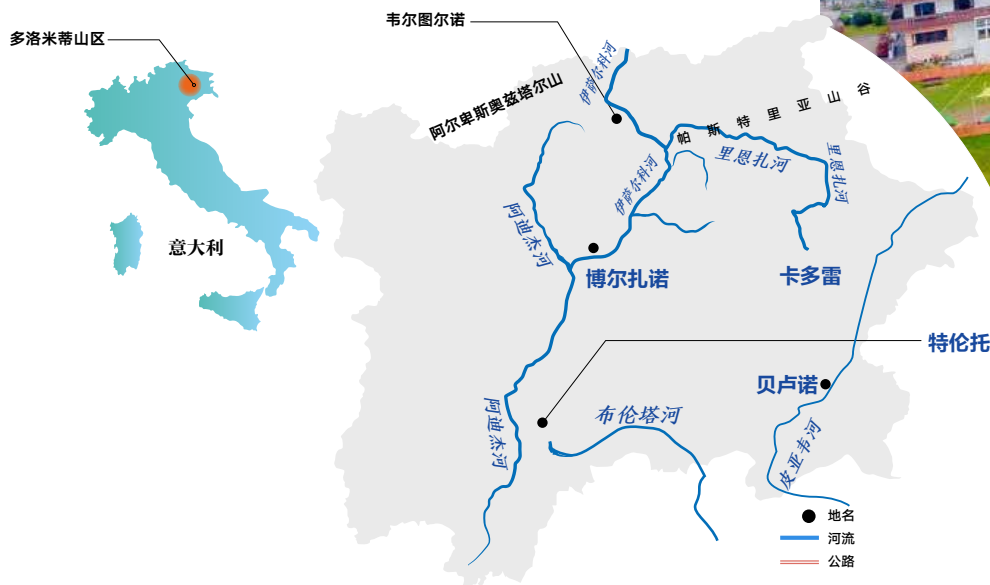


探索冰人奥兹的一生

第一站， 穿越5000年的古今相遇

从博尔扎诺进入多洛米蒂山区，走进南蒂罗尔考古博物馆，就这样不留悬念地遇见了出土于高山冰层中的“冰人奥兹”。5000年前的残骸，躺在玻璃窗后，似乎开门见山地直接揭开谜底，又似乎把我们放在了“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的故事起点。

文 | 韩葵 图 | 徐晖、dreamstime、视觉中国



多洛米蒂是阿尔卑斯山的一部分，位于意大利东北部，涉及意大利北部的3个省份：威内托大区的贝卢诺、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的特伦托和博尔扎诺-上阿迪杰。北边的边界是里恩扎河和帕斯特里亚山谷，南边是布伦塔河，西边是伊萨尔科河和阿迪杰河，东边是皮亚韦河和卡多雷，整片区域的形状好像一只肥鸡腿。

多洛米蒂可以有很多条行程路线，比如说专门寻找众多摄影师推荐的拍摄位置。

而在一本名为《3000米多洛米蒂山脉》的书中，作者统计了多洛米蒂16组山群中125座超过3000米的山峰。我既不痴迷于摄影，也不长于户外运动，但多洛米蒂对于我，却是那种去过一次就确信真的还会再去多次的地方。对于徒步旅行来说，夏天和初秋是最好的季节，我们不想等了，在2025年3月下旬滑雪季末又跑去一趟。

这一次，我们由北向南穿越奥地利蒂罗尔州，通过布伦纳山口之后，进入意大利境

1
2

1. 蒂罗尔地区跨越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北部属于奥地利蒂罗尔州，南蒂罗尔地区属于意大利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的博尔扎诺-上阿迪杰自治省。韦尔图尔诺位于南蒂罗尔地区的伊萨尔科河谷，是著名度假区，也是冰人奥兹的故乡。

2. 阿尔卑斯奥兹塔山位于多洛米蒂西北部，是登山胜地，也是冰人奥兹的出土地。



韦尔图尔诺



内的南蒂罗尔地区。向后飞驰而去的群山，上半部分覆盖着积雪，低处的冷杉林呈暗绿色，天气阴沉清冷。快到博尔扎诺市的时候，忽然发现车窗外阳光明媚，春意盎然，如同换了一个世界。



他是谁

南蒂罗尔考古博物馆，坐落在博尔扎诺市中心商业街的街口，一栋三层楼房，外墙上挂着冰人奥兹复原形象的竖旗。展厅两边的墙面上是说明文字和相关研究的视频记录，沿着指示转到隔墙后边，就会看到一个玻璃窗，那具平躺的酱色冰冻遗骸就在里面，他头略微歪着，右臂直伸，手半握，左臂横在右肩膀上，右脚交叉在左脚之上。

这就是1991年9月19日在阿尔卑斯奥兹塔尔山（属于东阿尔卑斯山，邻近多洛米蒂）被发现的冰人。当时，来自德国纽伦堡地区的登山者西蒙夫妇在意大利境内，距离奥地利边境92.56米的菲奈尔峰东侧山脊海拔大约3210米的地方，发现一具遗体，头和上身露出冰面，人们起初以为是现代登山



探险者不幸罹难。警方从冰层中打捞遗体的时候，不慎损坏了其髌部。4天后，警方将遗骸和其随身物品装入塑料袋，弓的尺寸过大，警察没多想就把弓折断了，放入棺材的时候，又不小心折断了遗骸的手臂。接下来，法医学专家打算批准安葬，因为遗骸够老了，再追究事件原委并推究死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史前学家康拉德·斯平德勒听说了这件事，经过初步分析，他认定这具13.75千克的遗体有着至少4000年的历史。随后，经过碳14同位素测定分析显示，该遗体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3359年到前3105年之间，冰人死于公元前3239年到前3105年之间的可能性有66%。

依据被发现的地点，冰人被称为“奥兹”。他的年龄初步判断出来了，“原籍”也随之推断出来，他儿时应该在如今南蒂罗尔地区的韦尔图尔诺

村庄附近生活，后来，移居到北部50千米处的山谷。现在，奥兹通常保存在温度为 -6.5°C ，湿度为97%—99%的冰箱中，模拟冰川环境，维持最佳的效果，每三个月从冰箱中取出一次补充水分。同时，为了维持冰人的状态，科学家们的研究进度极为克制，而每次对奥兹的“体检”都有新的发现。

据推断，奥兹死亡时身高1.65米，体重约50千克，年龄大约45岁，如果在现代，38号鞋对他合适。最新研究认为他可能是个秃顶，皮肤颜色很深。死前8小时之内，他吃了两顿饭，一顿包括野生山羊肉，一顿包括马鹿肉和面包，同时还吃了植物根茎和水果。科学家们还发现他有蛀牙，有寄生虫感染，受到腹痛和消化问题的困扰，有乳糖不耐症，肺也不好，可能和开放火源、取暖烹饪的烟熏有关。他还患有腰椎骨骼病、椎关节病、膝盖和踝关节磨损等病症。

重要物证

南蒂罗尔考古博物馆的几座玻璃柜里分别存放着奥兹身边的物品，有系带的熊毛帽子，一些碎片状的草编残片，很可能是遮雨的斗篷，两条破破烂烂的皮裤筒，是用山羊皮缝制而成的护腿，护腿下端有一块鹿皮制成的舌形皮瓣，可以塞进鞋子。两只鞋，一只仅剩下网绳，乍看像只凉鞋，另一只可以看出熊皮的鞋底，带毛的一面冲上，树皮绳编织出的鞋型里面填充着干草。据说，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史前保暖鞋，有很好的抓地力，适合在山区安全行走。一位捷克学者根据已有的资料，成功复制了奥兹鞋，在捷克兹林的鞋履博物馆展出。这位学者说，奥兹鞋构造复杂，证明在5300年前，制鞋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技艺，已经出现了制鞋工匠。

展厅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还有几组装备和武



南蒂罗尔考古博物馆

坐落在博尔扎诺市中心商业街的街口，一栋三层楼房，外墙上挂着冰人奥兹复原形象的竖旗。

器：有一套弓箭，紫杉木制成的长弓，长度182.5厘米，一根两米长的动物肌腱制成的绳子，应该是弓弦。野生獐皮制作的箭筒，14支树枝做的木箭，其中两支装着燧石箭头，12支没有装箭头，但已经刮去了树皮，开了挂弓弦的凹口。有一把匕首，燧石制成的刀刃，白蜡木的刀柄，绳子把这两部分捆起来，还有编织的刀鞘。有人说这是瑞士军刀最早的样子。还有一柄斧头，细长的斧柄由杉木制成，刀刃几乎是纯铜的，纯度达到99.7%，皮绳作为固定。整个形态极为成熟。据说，发现奥兹的时候，警方曾经把这柄斧头当作鹤嘴锄，并且依据职业习惯，把“鹤嘴锄”当作重要物证。的确是重要物证，斧头为判断奥兹的年代提供了决定性的信息。而且，这柄铜斧头把阿尔卑斯山的铜器时代提前了1000年。

在奥兹附近发现的，还有一根U型木、皮革残片、绳子残段，人们认为这些合起来可能是一只背包，也有人假设这个U型木是雪鞋的底部，而那两只鞋则是雪鞋的上部结构。在奥兹身边，还发现了华多孔菌，被认为具有止血和抗炎作用。

展厅二层，有一具按照研究数据复原的奥兹立像，穿着复原皮裤和皮草鞋，腰上挂着匕首，手持长弓，脸上满是皱纹，头发和胡须茂盛，栩栩如生。立像对面有个留言区，我们也留下几个字，表达了跨越时空的奇妙感觉。

生前恶斗

新奥兹已经站起来了，他当年的日常是怎样的？在所处的环境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是如何死去的？科学家们根据奥兹的身体骨骼、奥兹的随身物品，做出各种推测：农民？牧民？猎人？负责保卫部落的战士？拥有铜斧意味着身居高位？携带具有治疗作用的真菌意味着是一名行医者？或者他是一名到处走动的商人？虽然，这些不免有用当

奥兹遗物复原

南蒂罗尔考古博物馆



奥兹遗体
遗体重13.75千克

木箭
由刮去了树皮的树枝做成。

长弓
紫杉木长弓，弓弦长182.5厘米。

箭筒
由野生獐皮制作。

绳子
一根两米长的动物肌腱制成的绳子。

斧子
这柄铜斧头把阿尔卑斯山的铜器时代提前了1000年。

令人称奇的是，人们在奥兹遗体上发现了61处文身，这些文身分为19组，由黑色线条组成，宽度为1毫米到3毫米，长度为7毫米到40毫米，腰椎两侧有多条平行线，右膝后方和右脚踝处有十字形符号，左手腕也有平行线条，而下肢部位文身最为集中，共有12组线条。文身的色素来自炉灰或者烟灰。其中9组文身位于现代针灸的穴位或者经络区域，其他集中在关节部位，特别是他患有关节炎的部位。人们不禁联想，难道是某种针灸治疗的痕迹？

今社会分工去认知史前文明的嫌疑，但是，他总归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承担一些职能。

2001年，科学家透过X光和CT扫描，发现奥兹左肩嵌有一枚箭头，他的外衣对应位置也有个裂口。一组画面跃然而生：左肩中箭之后，奥兹忍着剧痛，将箭杆拔出，肩胛骨已经被击碎了，损坏了神经和血管，大量失

**护腿**

羊皮缝制而成的护腿，护腿下端有一块鹿皮制成的舌形皮瓣。

复原的奥兹

穿着皮裤和皮草鞋，腰上挂着匕首，手持长弓。

鞋

两只鞋，一只仅剩下树皮网绳，另一只熊皮的鞋底，鞋型里填充着干草。

匕首

燧石制成刀刃，白蜡木制成的刀柄。

血，最终致命。2003年的DNA分析发现，奥兹装备上的血迹至少来自4个不同的人，一个人的血迹在他的刀上，还有两个人的血迹在他箭筒中的箭头上，第四个人的血迹在他的外套上。外套上的血迹，可能因为他曾经背着受伤流血的同伴。刀箭上的血迹，可能是死前杀死了敌人。而奥兹手部、手腕和胸部有瘀伤和割伤，还有颅部创伤。种种情况，令人们更脑补出他生前经历过一场恶斗的景

象。2017年，德国导演菲利克斯·兰道编剧并导演了电影《冰人》，讲述了一个复仇者的故事，部落被袭，妻儿罹难，主人公追杀仇敌，终于复仇之后，却身中冷箭而亡。

从博物馆出来，脑子里装满了冰人奥兹的形象，5000年如此短暂，武器变了，灵魂依旧，人们依然在各种打打杀杀的缝隙中寻求生存和相处之道。天近傍晚，博尔扎诺的河滩草地上聚着很多年轻人，商业区的露天摊位开始收摊了，主要商业街上的店铺还开着，酒馆和餐馆渐渐热闹起来。■

（责编：李玉箫）

漫步雪中山径

休斯高原的爱情之路

漫步于休斯高原，踏上“汉斯和宝拉·斯特格尔之路”。这条步道见证了登山先驱之间的相濡以沫，串起了多洛米蒂山区的迷人传说，也给今天的游人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旅途的选择。

文 | 韩葵 图 | 徐晖、dreamstime、视觉中国



博尔扎诺

SS242



萨尔特里亚



休斯·阿洛·希利亚尔



希利亚尔山



休斯高原



斯特格尔-德莱



拉兰策尔牧屋

休斯·阿洛·希利亚尔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博尔扎诺出发，经SS12号公路转到LS24号公路，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名叫休斯·阿洛·希利亚尔的小村。如果是夏季，前方的道路会在9点到17点之间关闭，但可以坐缆车通过。夏季的徒步路线从缆车山站开始，冬季没有限制，我们直接开进了康帕桥村。

停下车，走不多远就看到圣弗兰西斯科教堂。和多洛米蒂山区多见的尖塔教堂不同，这座教堂是2007年的现代建筑，木结构，简约的几何造型，像一只抽象的和平鸽，侧翼如翅膀，钟塔如喙。教堂前面的木屋是山地救援服务中心。教堂与木屋之间的空地上立着表现滑雪运动的铁雕、飘扬的旗帜，还有一尊耶稣受难十字架。路边的木柱上面钉着几块指路牌，中间那块刻着两行字，分别是德语和意大利语的“汉斯和宝拉·斯特格尔之路”。

谁先谁后都一样

路牌所指的方向，左前方可以隐约看到刀锋山，右前方是长石山。我们身后是希利亚尔山，这座山辨识度相当高，山脉好像长长的刀背，刀背尽头有个断崖式的凹口，越过凹口，还可以看到两座山峰，犹如躺着的怪兽张着嘴巴。

步行道路的左侧是滑雪场，右边有一条并行的公路，偶尔有公共汽车和观光马车经过。近处的平原缓坡和远处的山峰全被积雪覆盖，一望无际的起伏的白色中间，有褐色与暗绿色的冷杉林，还点缀着几间木屋，这就是冬季的休斯高原。而夏季则是辽阔无边的数不清层次的绿色波浪，星星点点的各色野花在微风中摇曳生姿。

休斯高原的面积有50多平方千米，海拔



高度在1680米到2350米之间，周围群山环绕，是欧洲最大的高山牧场。两片主要的居民区，一片是我们的出发点康帕桥村，另一片就是我们的徒步目的地萨尔特里亚。这条步道横穿休斯高原，以登山先驱宝拉·维辛格和汉斯·斯特格尔命名，而两人的爱情，以极大的默契、互补与相守为基调，令人钦羡。宝拉是博尔扎诺人，生于1907年。她跳水、游泳成绩出色，还曾获得过15个意大利滑雪冠军和1932年女子高山速降滑雪世界冠军。汉斯与宝拉同岁，巴伐利亚人，曾经夺得过青少年拳击冠军，出任过意大利国家滑雪队教练。

汉斯于1927年定居博尔扎诺，并开始登山，不久之后，两人在登山中相遇相识相爱，开始了运动搭档式的爱情故事。他们两个人在登山技艺上各有所长，联手攀登的时候，可以取长补短，这样就能够面对更多类型的岩壁。他们共同攀登过多座多洛米蒂的山峰，并多次完成首攀，还开辟了多洛米蒂山脉最艰难的登山路线。宝拉为后世留下一句名言：“无论汉斯先登，还是我先登，都一样。”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但能感受到他们的一生充满勇气和进取心，浸透着爱和智慧。



宝拉和汉斯开办的斯特格尔-德莱酒店。

继续往前走，有些徒步路段和越野滑雪道重合在一起，雪道和土路分在左右两边，中间安装了栏杆，有的路段需要横穿高山速降雪道，有些路段在树林中，背阴的路面上盖着冰，需要很小心地应对。

宝拉和汉斯曾经买下一栋木屋，并在此基础上开办了斯特格尔-德莱酒店，这是我们第一个中途目标，接下来，选择偏左的那条路，路边立着多洛米蒂景观成因的说明，上面印着法国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德奥达·多洛米厄的照片。多洛米厄早年到“苍白山脉”旅行，发现这里的钙质岩石与已知的石灰石相似，但不会与稀盐酸发生反应。1791年，他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文章，1792年3月，瑞士化学家德·索苏尔用多洛米厄的名字命名了这种岩石，即中文中的白云岩，到19世纪中后期，人们逐渐开始用多洛米蒂来命名这片山区。

听从女巫的指引

走到韦德那丘岔路口，路边立着一个稻草人女巫，头戴白帽，身穿白布袍，胸前一只路牌，指示右转上山坡。冬季徒步路线的说明是一直向前，道路平缓。一位摄影师曾经告诉我，从这里向左转走大约半个小时，可以拍到更美丽的长石山和博埃



峰。但我们决定听从女巫的指引。

多洛米蒂山脉流传着很多迷人的古老传说，每座山峰都是一个传奇。据说，希利亚尔山的长脊背是女巫们喜欢聚会的地方，邪恶的女巫会聚在一起跳舞，白女巫会帮助人们摆脱诅咒；善良的矮人悄悄帮助守寡的农妇做农活儿，唯一的条件是，不能问名字，很久之后，农妇觉得我们已经这么熟了，你就把名字告诉我吧，结果矮人消失了；名叫格林的爱情脑巨人绑架了贵族的女儿，他和贵族请来的骑士对抗，扔巨石导致山峰倒塌，不幸埋葬了自己和妻子，山谷被鲜血染成红色……

希利亚尔山



冬季走右边这条路的人不多，前方有一段大约20多米的上坡路，路面结满了冰，路旁的积雪看不出深浅，试着踩了踩，靴子整个陷进去，也走不通。我们只好尝试着踩在冰面和积雪之间的边沿，冰面有硬度可以做支点，积雪能增加点阻力，侧着身子，一步步往上挪，总算挪动着过了这一段。后面的路就没什么难度了，大约10多分钟之后，走到此行制高点拉兰策尔牧屋。这里也有一只路牌，指向和我们来路不同的方向，走9号小路下山。道路已经完全被速降滑雪道覆盖，我们又不甘心原路返回。这时，看到两位女士，正在横穿雪道往这边走来，我们就等了一会儿，向她们问路。她们说，她们不识路，是瞎走的，不是从山下上来的，是从后面的山里转过来的。然后，我指了指路牌，她们看了看自己的脚印。



再一次面临选择，我们决定走雪场，目力所及之处都很平缓，如果实在走不下去了，再原路返回也不迟。雪地比土路柔软，不一会儿就走完了先前的“目力所及”，我们犹豫着要不要继续，旁边缆车站的工作人员说，没问题，没难度，可以一直走到萨尔特里亚。听了他的话，放下心来。■

（责编：李玉箫）



闪回夏日之旅

从匠人小镇开进好莱坞大片

在从休斯高原前往多洛米蒂最高峰的途中，经过几个曾于2024年夏天游览过的著名景点。匆匆一瞥之间，就闪回了属于夏天的记忆。

文 | 韩葵 图 | 徐晖、dreamstime、视觉中国

我们此行的下一站是马尔莫拉达山，多洛米蒂的最高峰，途中略过了几个好玩的地方，原因是2024年6月刚刚来过且这次时间有限。

匠人小镇奥蒂塞伊

一个地方就是奥蒂塞伊，这是一个游客友好型小镇，居住体验非常好。通常，小镇的旅游业发达，就意味着各种设施特别完善，但和旅游相关的一切，都稍嫌表面甚至浮躁。奥蒂塞伊这座旅游小镇，在表面上的热闹之外，却很有匠人传统，那种气息从街巷中无形地散发出来，就是我们说的“气质”，不可多得。

奥蒂塞伊最远的历史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13世纪，最出名的是自17世纪以来颇为繁荣的宗教雕塑、祭坛建筑和木制玩具产业。这里有许多木雕世家，他们制作的宗教雕塑在17世纪和18世纪行销范围广阔，小镇被视为国际木雕中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雕塑家费迪南德·德梅茨创立了技术学院。2024年夏天，我们在奥蒂塞伊住了4个晚上，每天都经过那所学校，从街上就可以看到校园里摆放着的木雕作品。

小镇中心，有一座教堂，还有一座区域历史博物馆。夏季的周末，在中心地带的空场上，常常举办露天演出。街边除了木雕工艺品商店、针对运动

富尔切塔



爱好者的野外装备商店，还有本地特色的点心店、咖啡馆、比萨饼店、超市，本地人的生活和游客密集交织在一起。

刀锋山，戛然而止

镇上有两座规模颇大的缆车站，一座通往休斯高原，另一座通往大名鼎鼎的刀锋山。说起来，刀锋山只是普埃兹·奥德勒山群中一座不算高的山峰，海拔2519米，相较之下，普埃兹峰2913米，奥德勒山群最高峰富尔切塔和里盖斯岩山海拔都达到3025米。

和很多人一样，我们初次进入多洛米蒂登上的第一座山便是刀锋山，或许因为它的中文名字对我们来说，既秀丽又充满力量，还略带神秘感，有种令人听到就会心生向往的吸引力。从奥蒂塞伊小镇中心向北，没多远就走到颇具仪式感的山门，电子屏上滚动着“刀锋山缆车”的字样，进入之后，连续几段户外扶梯，把我们带到另一座写着“刀锋山，1500米—2500米”的大门，再进入这道大门，站在自动步道上穿越山洞，才抵达真正的缆车站，缆车分为两程。这一程一程的换乘，如同充分的预热，然后，真正吹到了山上的风，看到了那一派景象，不由得激动地想喊出来，似乎语言都不足以表达兴奋之情，看过太多次图片了，但和照片的感觉太不一样，和视频的感觉太不一样，一定要现场，一定要站到这里。

刀锋山好像一块铺满绿毯的巨大观景坡，由低处向高处缓缓延伸，但草坡突兀地戛然而止，陡然间坠落成悬崖。从背面看，宁静安逸，风和日丽，站到侧面才发现好像曾经有一排锯齿般的刀锋从天而





降，将山体劈开，得来鬼斧神工之作。

这次路过奥蒂塞伊，我们没有停留，仅穿城而过，沿着SS242号公路向南，不小心开进了一部大片的感觉又回来了，那是如同坐在全幕影院第一排仰视气势如虹排山倒海的感觉。

“棺材式”缆车

这次，少了最初的惊心动魄，但随着道路盘旋的心潮起伏还是有的，而公路两旁的巨大山峰，泰然自若、气定神闲、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姿态，

令人感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

2024年夏天那次，我们冲动之下临时停车，还记得停车场的小哥，充满自豪地指着眼前的群峰，说：“这是塞拉，这是马尔莫拉达山，这是长石山……”长石山的一面朝向休斯高原，花前月下、云淡风轻，而另一面撼天动地、气势磅礴。几乎没有犹豫，我们选择了尝试“棺材式”缆车，这个绰号来自车厢的形状，一人多高，窄窄的白色长方体，刚刚够两个人站立其中，对比其他缆车，上下的动作需要更敏捷一些。车厢轮转到位的时候，工



作人员帮助打开门，第一个人尽量快地抓住把手健步登入，第二个人有时需要追着跑两步才能赶上。站在盒子里后，摇摇晃晃步步升高，十分有趣。这条缆车线路是1972年建成的，从车厢往下看，可以看到长石山怪石嶙峋的独特景观。

传说在法萨山谷和加尔蒂纳山谷之间，住着性情温和的巨人家族，他们从河里收集黄金，用黄金从农夫那里购买土豆和奶酪，相处融洽。但有一个名字叫萨索隆戈（长石山的音译）的巨人，做了许多坏事，毁坏庄稼、偷黄金、偷粮食，然后嫁祸给狐狸、喜鹊、獾、紫貂、鹰、鼯鼠和老鼠，而且，每当大家发现失窃，就数萨索隆戈喊得最凶：“处死狐狸！

处死紫貂……”后来，大家觉得不对劲儿，联合执勤巡逻，终于发现了罪魁祸首。萨索隆戈被惩罚陷入地下，留下一只手露在地面上，仍然不知悔改，于是五根手指石化了，成为长石山的山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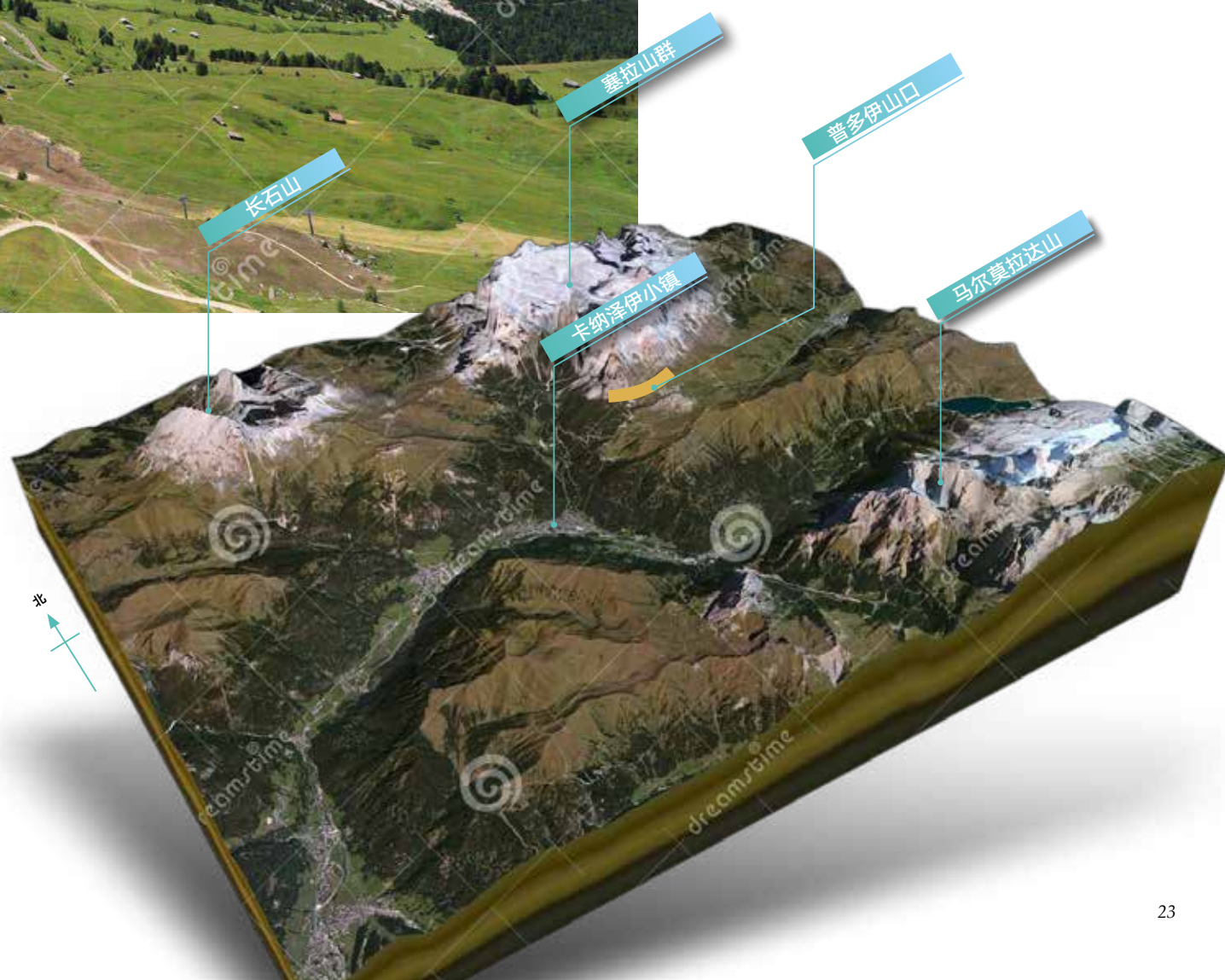
最帅且最危险的运动

继续沿着SS242号公路行驶，转到SS248号公路，再转过无数个盘山“之”字，就来到普多伊山口。2024年夏天的时候，我们站在售票窗口，工作人员问道，山顶上雾很大，什么都看不到，确定要上吗？

从海拔2950米的缆车山站出来，果然陷入了浓



雾。隐隐约约看到灰白色的石砾、泥土、积雪和冰，几座若隐若现的石堆，好像玛尼堆一样。我们跟着其他游客的影子走了一段，雾越来越浓，能见度越来越低，只好返回。返回途中，却惊喜地发现雾淡了，远处悬崖边上的缆车站清晰了，四周的群山也显现出来。在任性的风中，环视四周，和群峰平起平坐，堡垒般的塞拉山群，塞拉山群的最高点博埃峰，近在咫尺，自己也如同融入了雄浑壮阔的大手笔之中，而满山遍野的绿色和绿色中的蛇形山路，远望的长石山和马尔莫拉达山，好像诗和远方一般。那一刻，忽然间明白了，为什么人们把普多伊山称为“多洛米蒂的阳



台”。后来，我们跟邂逅的朋友说，去过普多伊山顶，会觉得对比之下，休斯草原是小情调，刀锋山也像公园。

远处白雪和灰色山岩之间，几串蚂蚁般的小人儿，那是勤奋的徒步者。面向卡纳泽伊的悬崖边，渐渐聚集了一群游客，大家都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几个蝴蝶般的年轻人，站在悬崖边沿，他们的头盔上都装着触角样的小型摄像头，背上背着小伞包，最左边的身穿湖绿色翼装，中间的白色，右边的迷彩色，第四位身穿蓝色翼装，他和3位击掌之后，退到稍微靠后的位置。那3位也互相击掌，之后，各自调整自己的姿势，大约过了不到1分钟，从“湖绿”开始，略微弓身下蹲，双臂平举，冲下悬崖，然后是“白色”，然后是“迷彩”。“蓝色”紧接着也站到悬崖边上，下蹲，伸展，凌空。他们在天空和绿野之间，游转着，直到被山体遮住，看不到了。这大概是最帅但最危险的极限运动，至少是之一，结合了翼装飞行的定点跳伞，甚至比定点跳伞本身还要危险，因为飞行者需要把握翼装滑翔的速度和姿势，增加了动作的复杂性和控制难度。



没有立场也没有战场

普多伊山口的山脚缆车站边上有一座和一战相关的博物馆，从这里向东大约走半个小时，有一座圆形堡垒状的墓地，在入口的墙上，可以看到所有被安葬者的名字。

这座为德国阵亡士兵而建的墓地，最



初计划始于希特勒时代，即20世纪30年代末。结果，人们还没来得及好好安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致使工程中断，直到二战后的1959墓地年建成，已然物是人非。于是，墓地中，不仅按照原计划，安葬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454名德国士兵的遗骸，也安葬了8128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士

兵，其中包括849名德国国防军。一战和二战，前后跨越30年，而他们的悲剧还在不同的地方上演，正在上演……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并没有转入普多伊山口，而是直接到卡纳泽伊打尖，卡纳泽伊这座小镇，比较旅游化，驻留的感受平平。■

（责编：李玉箫）



高山上的伤痕

一战中海拔最高的战场

如今，多洛米蒂游人如织，而在100多年以前，这里的居民在大战的阴影下，面临着艰难的生死抉择。战争在马尔莫拉达山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警醒着每一个路过的游客。

文 | 韩葵 图 | 徐晖、dreamstime、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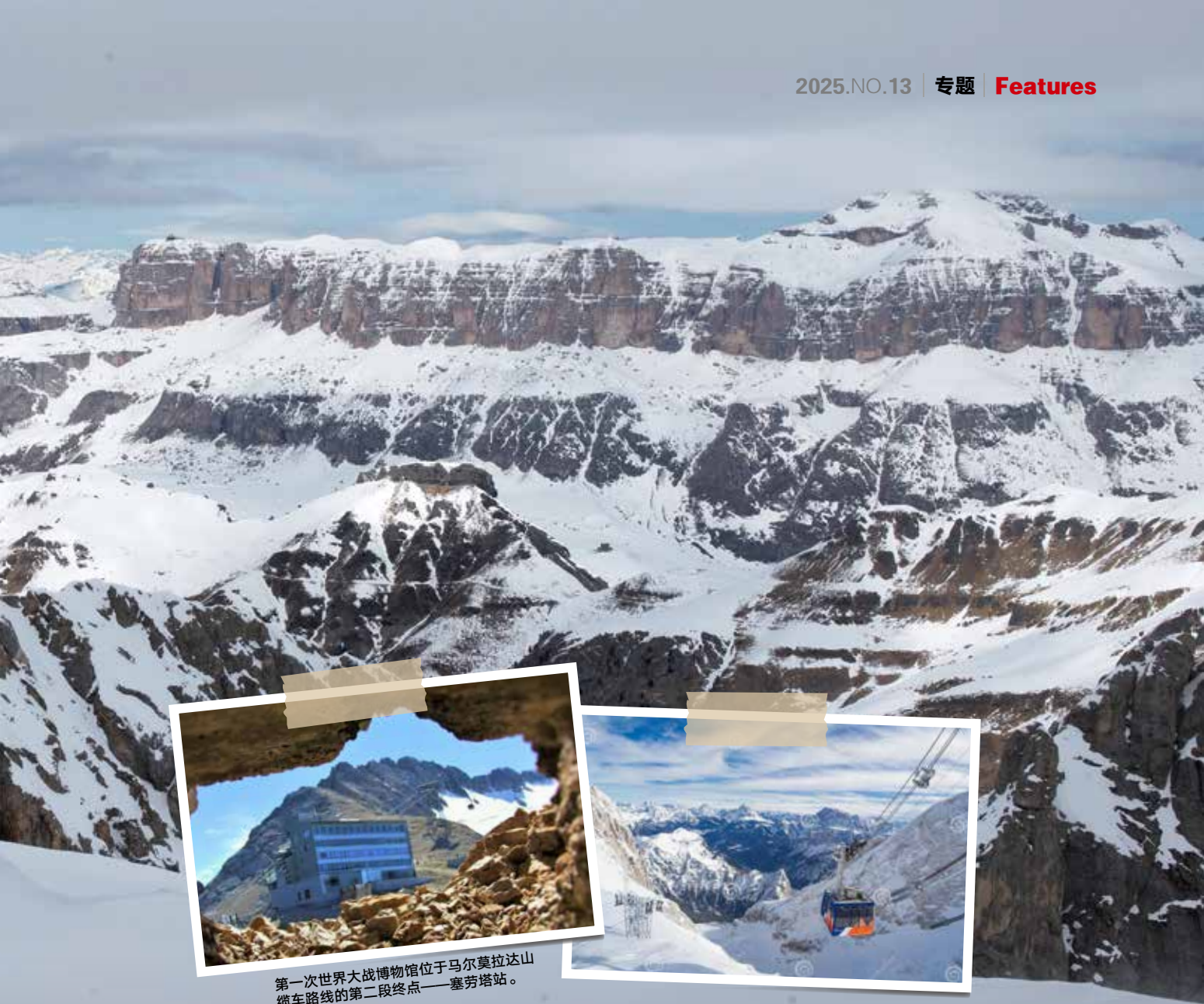
早，从卡纳泽伊出发，沿着SS641号公路，从马尔莫拉达山北麓绕到东麓的查佩拉牧场坐缆车上山。马尔莫拉达山有“多洛米蒂女王”之称，但有意思的是，恰恰这座山上的岩石并非白云岩。

这段路只有20千米，大约半个小时车程。在盘山公路上开车，最担心的是和对面错车，冬季的路面倒是清静，结果刚出发一刻钟，就遇到了修路，大概有二三十米的路段，内侧靠山的那条

道正在重铺，只留下悬崖侧的道路，刚够一辆车的宽度。到了牧场的缆车站，窗口的工作人员解释道，缆车分为三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博物馆在第二段终点塞劳塔站，2950米的地方，而第三段缆车终点岩峰在海拔3265米的地方，全是雾，什么都看不到。

朋友变为敌人

买好票，我们如同异类，混在戴着头盔拿着雪板的人们中间，抵达塞劳塔站之后，走下两层楼梯，



第一次世界大战博物馆位于马尔莫拉达山
缆车路线的第二段终点——塞劳塔站。

看到了通道尽头处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和意大利国王维克多·埃马努埃莱三世的照片，以及双方的旗帜。第一次世界大战博物馆从平静的山区生活景象开始，然后，展板上的文字写着：“为什么发生战争？”“意大利调转立场，希望实现什么目标？”“为何昔日的朋友成为敌对方？”“真有必要占领高地吗？”带着疑问，逐步深入多洛米蒂战区遗物展厅，有4个展柜专门展示了两军的服装装备，包括军服、毛呢大衣、斗篷、靴子、书包、帽子、钢盔和军号，还有适合高山冰川的毛皮背心和加厚草鞋。

武器部分，有长短枪支、随身器械，还有各种型号的炮弹。战壕生活场景展区很逼真，桌子上摆着饭盒、勺子、叉子和望远镜，桌旁有储物箱和电炉，隔板上放着瓶子，还有简易的医疗器械、医药包，固定伤员的器械、拐杖，专门用于攀岩、攀爬冰川的软梯……从生活物品内容，几乎感觉不到双方的差别，只有从悬挂的奥匈帝国皇帝和意大利国王照片，才可以看出不同阵营。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如今意大利北部的部分地区，比如特伦托和博尔扎诺，

当时都在奥匈帝国治下，开战之后，21岁到42岁之间的男子纷纷应召入伍奔赴前线。而仅仅5个月，即当年年底，帝国军队就损失了近一半作战力量，此后又有很多人丧生。1915年5月23日，意大利调转枪口，加入协约国阵营，向奥地利宣战。蒂罗尔地区从奥匈帝国的大后方变成阻击意大利的前线，但青壮年们已经被抽空了，年轻男孩和老人们，成为战斗的主力。

战线在多洛米蒂山区、奥尔特莱斯切韦达山脉以及阿达梅洛普雷萨内拉山脉拉开。其中有2/3在海拔2000米以上，这片区域的战争，被后世称为“白色战争”。特伦托和博尔扎诺等地的居民，在意大利开战之后，面临严峻的抉择，如果站在意大利一边，会被意大利视为收复失土的民族复归主义者，也会被奥匈帝国视为叛徒。

真人之战

展厅内有一幅照片，是个帅气的男孩，照片前面放着一架柯达皮腔照相机，还有个针线包。旁边的说明文字显示，这个年轻人名叫弗拉维奥·罗索，1896年11月17日出生在热那亚，1915年初（18岁）入伍。1916年1月被分配到马尔莫拉达战线的高山突击小队。1917年9月26日（不满21岁）阵亡，遗体未能找到。

除了那些一目了然的玻璃展柜，在展厅转角处的墙面下方，排列着24只抽屉，每只抽屉里都藏着一些和某个士兵相关的物品，真切而具体，与上面悬挂的徽章和奖章，宛如同一件事的前端和后台。其中有弗拉维奥·罗索的授勋证书，还有他在1915年6月17日写给家里的信，他写道：“真的太难了，要背着背包连续15到16个小时在山里执行侦查任务。今天我值哨，2个小时一直背着沉重的背包，肚子还是空的……你们要庆幸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来了，我们连就有4个兄弟一起上阵的。”他听说弟弟

对参战很热心，在信里嘱咐弟弟多看看新闻报道，了解上前线是多么可怕的事。但他恐怕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本想保护的弟弟，实际上加入了第52步兵团，在前线感染肺病并发症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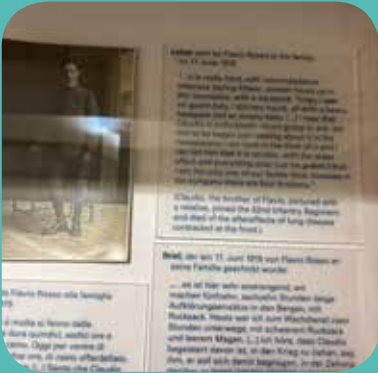
1917年，《纽约世界报》记者写道，在任何其他战线上，士兵都没有像在这“世界屋脊”上这般过着如此艰苦的生活。而根据各国战士的报告，粗略估计，1915年至1918年间，山区前线造成大约15万到18万人死亡，其中1/3死于直接军事行动，2/3死于自然灾害和艰苦的条件，如雪崩、冻伤、山体滑坡、体力透支等。

这些抽屉里的遗物，每件都直击人心：一张驾照的证件照片，可以看到名字菲利普，还贴着好几张印花税票。一位军事指挥官的圣经，一本地图册，钱包和钱币，私人相册，几张奥匈帝国发行的宣传图案邮票，奥匈帝国战壕里留下来的书、进行曲乐谱，士兵们收到的明信片，一张印着士兵图案的明信片上写着：“谁生还了，谁没有？”

专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多洛米蒂地区历史研究的学者露西亚那·帕拉这样描述：“多洛米蒂山脉已经成为传奇，人们铭记它，不仅是因为流淌的鲜血，更因为那场战争的独特形式：它不像在俄国前线，那是看不到个人面孔的军团之间的对抗，而这里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特别突出了个人的勇敢精神。此外，由于高山的极端条件和严酷的冬季，士兵们被迫经历长时间的等待，这许多空闲，给他们提供了与对手往来的机会。在战斗的间隙，敌人之间有时会展现出人性的一面：互相交谈，交换香烟、书信、甚至圣诞祝福，如今这些都已成为传奇。”

如果是夏天，从展厅的右手边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到战壕遗迹，走出去还可以看到一座纪念51团和52团士兵的纪念碑，碑上刻着阵亡军士的名字，第一个就是弗拉维奥·罗索。还有一座1991年

马尔莫拉达山 第一次世界大战博物馆



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和意大利国王维多·埃马努埃莱三世的照片，以及双方的旗帜。



士兵们收到的明信片。



1916年，奥匈帝国的欧根大公寄给士兵的圣诞贺卡。



奥匈帝国发行的宣传图案邮票。

博物馆纪念碑碑文

“1915—1918，向在战斗中牺牲的奥地利和意大利士兵致敬”
“曾经被战线分割，如今被记忆联结”。



冰川隧道模型

博物馆展出了冰之城模型和冰之城里的奥军遗物。

立的纪念碑，上书“1915—1918，向在战斗中牺牲的奥地利和意大利士兵致敬”，下面一句话是“曾经被战线分割，如今被记忆联结”。



冰之城

一名士兵坐在冰洞前。↑
士兵们走过冰缝上的桥。→

冰之城

在一个白色冰川隧道模型的旁边，有这样一段说明文字：“冰之城是由隧道组成的迷宫。这一复杂的工



事体系拥有许多富有画面感的地名，如中央咖啡馆、斯特凡尼大教堂和克里斯塔尔万德山，其中一些名字让人联想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地标建筑。”

冰之城是奥匈帝国方面在马尔莫拉达冰川内部开凿的冰洞隧道和洞穴网络，总长达12千米，有指挥部、仓库、厨房、宿舍，甚至一座小教堂。冰洞的气温能够维持在0℃到5℃之间，严冬季节外面的气温常常达到-30℃。设计建造冰之城的人，名叫利奥·汉德尔，来自奥地利蒂罗尔州的首府因斯布鲁克，他热爱登山，大学的专业是土木工程。他利用专业知识，指挥士兵们安装铁梯、悬索桥、修建避难所，解决了很多高山战场行军和运输的难题。冰之城是他最杰出的创造。

在一次战斗中，汉德尔中尉带领6名士兵躲进冰缝，冰缝一直延伸到敌军阵地下方，在冰缝里移动，可以接近敌人且避开火力压制。这个发现给汉德尔带来了灵感。他们利用现成的冰缝，夜晚施工，用钻机、冰镐、炸药开凿，试图连接各个前哨战地。冰川作业潮湿、寒冷、打滑，工作条件极为艰苦，每天仅能推进6米，即便如此，到1916年秋天，奥军已经能够避开地表通道，依靠冰之城的网络行进。1917年11月，奥匈帝国军队整体后撤，冰之城被迫弃用。而冰层的变化，也令这座奇迹般的军事工事慢慢消融。冰层融化，令当年的器物暴露出来。在博物馆看到的奥军物品，就有很多来自这个冰之城。

马尔莫拉达战役结束之后，汉德尔被调往奥尔特莱斯山，开始设计另一座冰之城。一战结束之后，汉德尔继续做工程师，并研究冰川。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的时候，50岁的汉德尔，被派往挪威，因为反纳粹的立场，并没有承担重要职责。1966年，过了79岁生日不久，利奥·汉德尔在家乡去世。



战争留下的伤痕

最末一个展厅里，循环播放着纪录片，重现当年的影像：一队士兵，棉衣军服外面罩着白色罩衣，身上背着枪，手握滑雪杆，脚踩木制滑雪板，奔赴战场，也有直接坐在雪地上向下滑去的镜头；一小队士兵，背着枪和背包，腰上挂着小水壶和匕首，带着一卷绳子，沿着山岩徒手攀登。博物馆有一段文字：“战争给这片土地留下怎样的伤痕？”露西亚那·帕拉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同狂风来袭，将多洛米蒂的一切连根拔起，席卷而去，彻底改变了山脉、森林、村庄和人们。”

我们决定，夏天再来的时候，还会补上另外两段行程，一段是拉加祖伊露天战争博物馆，可以徒步经过当年的战争隧道和矿洞，看到坑洞里的生活物品，据说，除了安全措施以外，那里几乎保留了当年的原貌，而当年的战事观察口，如今成为观赏美景的观景口、拍摄点。另外一段是五塔峰露天战争博物馆，沿着石块垒成的战壕，可以看到悬崖上架设的火炮模型，以及正在观察敌情或投入战斗的士兵塑像。■

（责编：李玉箫）

100年不过是昨天的事

旅途终点的多元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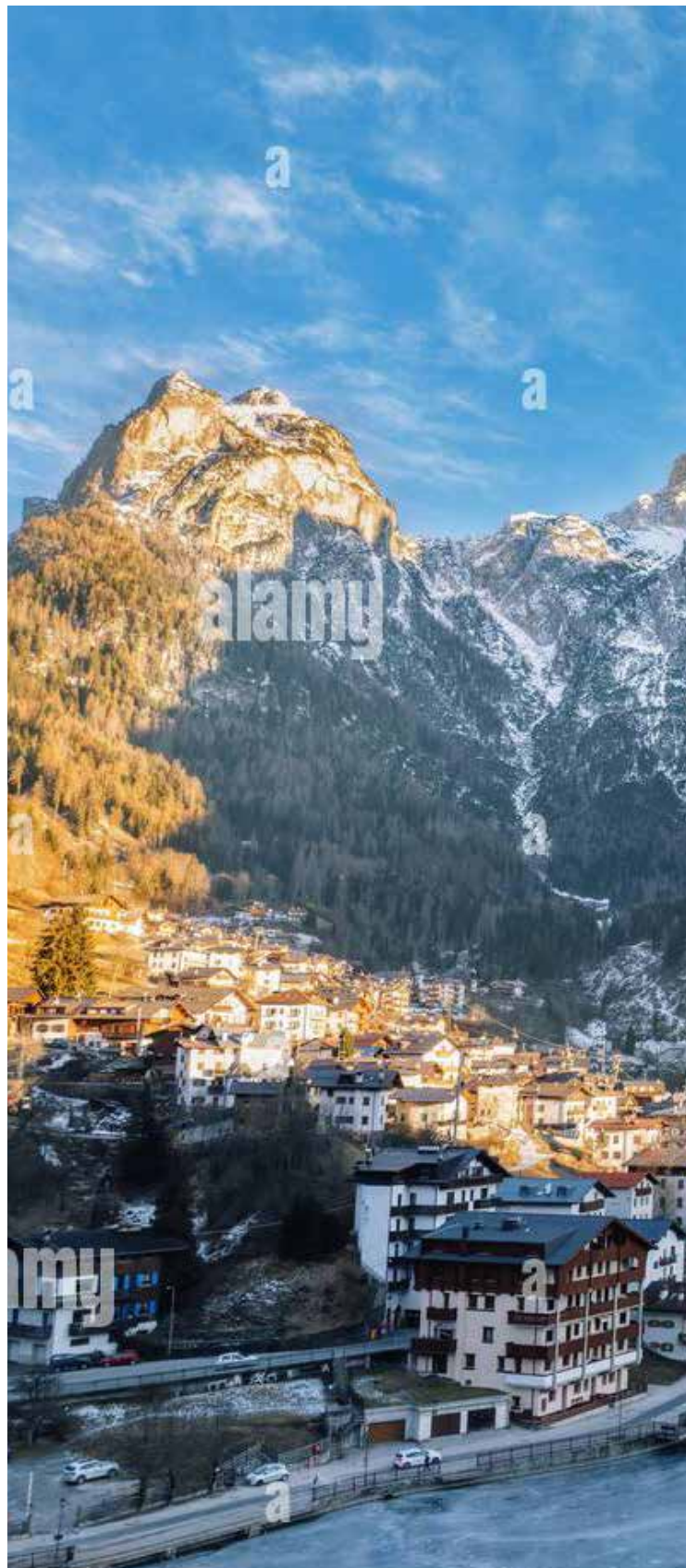
来到旅途终点，揭开多洛米蒂山区的往昔，恍然发现，沧桑变迁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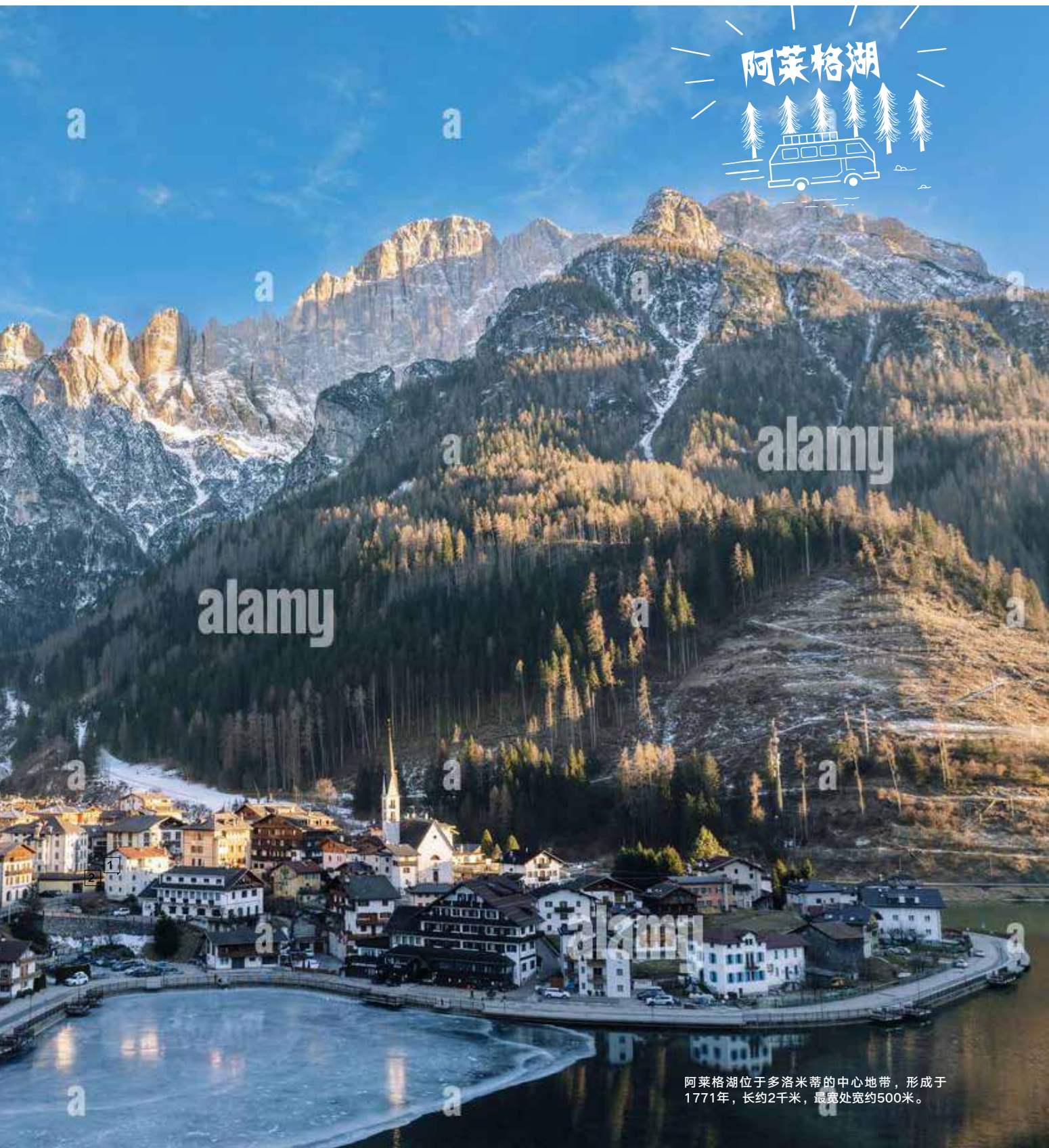
文 | 韩葵 图 | 徐晖、dreamstime、视觉中国

从马尔莫拉达山下来，我们去了阿莱格湖，这个念想源自一本150年前的游记。英国小说家、记者、旅行家兼埃及学家阿米莉亚·B.爱德华兹（1831—1892）于1872年访问多洛米蒂，写作了《多洛米蒂山区的仲夏漫游》一书。她在游记中提到两本书，一本是1864年出版的《多洛米蒂山区》，作者是旅行家兼作家乔赛亚·吉尔伯特和画家乔治·丘吉尔，另外一本是1868年出版的《东阿尔卑斯山》，作者约翰·巴尔。按照爱德华兹的说法，这两本书出版之前，除了部分科学旅行者以外，多洛米蒂山区几乎不为人知。爱德华兹在游记中专门写到阿莱格湖，那条河“可能与其流经的山脉一样古老，而湖泊则是新的——昨天的产物。对历史而言，100年不过是昨天的事”。

阿莱格湖的兴衰

1771年1月11日夜，一座巨山崩塌，估计有1000万立方米的山体，掩埋了里耶特、富西纳和马林3个村庄，滑坡阻断了河流，水位上升到河床以上100米的高度，又淹没了5个村庄。据说，那天傍晚，一个烧炭工人在树林里工作完毕，看到可怕景象——山在移动，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呼喊着让村庄里的人赶紧逃





阿莱格湖



阿莱格湖位于多洛米蒂的中心地带，形成于1771年，长约2千米，最宽处宽约500米。



圣母诞生主教座堂，祭坛画
《最后的晚餐》的作者塞萨
雷维切利奥，与提香同族。

皮耶韦迪卡多雷

提香塑像



圣母诞生主教座堂



提香故居

了第二次山体滑坡，一块300万立方的岩石崩落，坠入新湖之中，阿莱格村严重受损，教堂东端和唱诗班区域被冲垮，风琴被洪水裹挟卷走，湖水的巨浪把一棵树推进了牧师用餐的房间，仆人当场死亡……百年后，村里的人对爱德华兹说，在某片水域，还能透过湖水看到被淹没村庄的残骸。

25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阿莱格湖，湖面平静，阿莱格村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高低错落，但颜色稍显灰暗，1783年重修的小教堂里贴着一纸简介。爱德华兹来访的年代，这里的旅游业已悄

然兴起，但随着山区公路不断完善，以及自1908年以来缆车线路的陆续建设，阿莱格地缘优势不再，渐渐没落。

提香故里

我们的下一站是阿莱格湖东南70千米处的皮耶韦迪卡多雷。爱德华兹在《多洛米蒂山区的仲夏漫游》中说，当时除了少数探险者，就是画家提香·维切利奥的追随者，会来探访提香的出生地、儿时故居皮耶韦迪卡多雷，并在附近写生。维切



科尔蒂娜丹佩佐



密苏里纳湖

利奥家族在皮耶韦迪卡多雷是传统的大户人家，家族成员很早就出任公证人员、公职人员，还是大地主。从提香这一代，家族先后出了9位重要的艺术家。

提香故居就在如今市镇中心附近，一栋古老的石砌房子，巧克力色的木梁木柱，正面和右侧面都有长长的阳台，最近几个月，故居在维修，没办法入内。提香在皮耶韦迪卡多雷长到9岁，然后去威尼斯接受教育，30岁开始成名。他的绘画色彩浓郁、情感饱满，特别在50岁之后更加突破了各种束缚、自由奔放，被艺术史家称为“可怕而崇高的晚年”。提香一生和家乡联系密切，他的遗愿原本是葬于皮耶韦迪卡多雷的家族墓地，但他在1576年8



月27日逝世于威尼斯瘟疫期间，被安葬在威尼斯。

镇中心广场用提香的名字命名，广场中心立着提香的塑像，左手拿着颜料板，右手拿着画笔。雕像右前方，是圣母诞生主教座堂，教堂的后壁上方，有一幅祭坛画《最后的晚餐》，居中的耶稣散发着神圣的光芒，十二门徒各有不同的姿态，其中两三个在暗影之中。画中还有两名看起来像侍者的人物，一个在左边提着水罐，一个在右边，头上顶着盘子。这幅画的作者是塞萨雷·维切利奥，与提香同族，他们各自的爷爷是亲兄弟。

提香在家乡小镇的唯一原作，挂在教堂侧面，画幅不大，画面中央是圣母玛利亚正在给圣婴哺乳，身后衬托着绿色锦缎，圣母左边是身穿白色主教袍的圣提香（6世纪的意大利主教，卡多雷地区的主保圣人），右边是身穿红袍的圣安德烈，圣提香后面的侍从露出半个身子，黑衣黑帽，手持权



三峰山是多洛米蒂的象征，也是意大利著名的徒步区，有多条山径供游客选择。三座山峰的海拔都接近3000米。

杖，3人都专注地注视着圣婴。圣安德烈以提香的哥哥弗兰西斯科的相貌为蓝本，黑衣侍从显然是提香的自画像。

多洛米蒂的象征

到山间小镇科尔蒂娜丹佩佐，已傍晚时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本地人开始采买和约会，滑雪

的游客也回来逛街吃饭了。这里将成为2026年冬奥会的举办地之一，关于奥运会的海报、招贴、电子屏幕都在颇为醒目的位置。

科尔蒂娜丹佩佐向东，通往密苏里纳湖。还记得2024年夏天时，湖面如镜，野鸭游弋，雾气中，只能看清那座上镜率极高的湖边酒店，背后的山峰偶尔露峥嵘。这次天气晴朗，苍山如卧，银装素裹之下，索拉匹斯山岩石的层次和纹理清晰地显现出来。过了密苏里纳湖，继续沿着进山的公路，经过安托诺湖盘山而上，就到了著名的三峰山徒步区。三峰山如同一个天然生成的符号，成为多洛米蒂的象征。

有人以“惊人的多样性”来描述多洛米蒂，我期待着下次的机会，和多洛米蒂进行某种更为深刻的互动。■

（责编：李玉箫）

